

名

家

藏

書

此卷乃宋王羲之
所書之蘭亭序也
其筆法之精妙
非筆墨所能形容
誠為書中第一
寶也

名家藏書



啓功藏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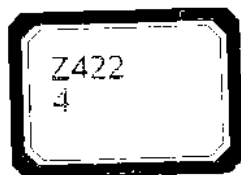
名家藏书/聂明主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4

(华夏藏书系列)

ISBN7-81056-520-6

I. 名… II. 聂… III. 古籍—汇编—中国 IV. Z4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1490 号



书 名	名家藏书		
主 编	聂 明		
责任编辑	张 山		
出 版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地址：北京中关村南大街	电话：	68472815 68932218)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通州区华龙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16	
印 张	240 印张		
字 数	3400 千字		
印 数	1000 册		
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81056-520-6/Z·6		
定 价	1660.00 元 (全六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华夏藏书

目 录

第三部 名家藏书

第五卷

绿牡丹	(一)
玉蟾记	(一九五)
青楼梦	(三〇三)
南朝金粉录	(五二九)

綠牡丹

清 俞達

第一回

駱游去定興縣赴任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闡春秋，頃刻興亡過手。

青史几行名姓？北邙無數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說甚龍爭虎斗！

这首《西江月》传言，世上不拘英雄豪杰、庸俗之人，皆乐生于有道之朝，恶生于无道之国，何也？国家有道，所用者忠良之辈，所退者奸佞之徒。英雄得展其志，庸愚安乐于野。若逢无道之君，亲谗佞而疏贤良，近小人而远君子。怀才之士，不得展试其才，隐姓埋名，自然气短。即庸辈之流，行止听命于人，朝更夕改，亦不得乐业，正所谓『宁做太平犬，不为乱离人』。今闻一件故事，亦是谗佞得意，权得国柄；豪杰丧志，流落江湖，与这首《西江月》相合。说这故事出在那朝那代？看官莫要着急，等慢慢写将出来。

却说大唐太宗殿下大太子庐陵王不过十几岁，不能理朝

政。皇后武氏代掌朝綱，取名則天，生得极其俊秀，有沉魚落雁之容，甚是聰明，多有才干，凡事到面前，不待思索，即能判斷。他是上界雌龍降生，該有四十余年天下，紛紛扰乱大唐綱紀。只有一件，不大長俊，淫心過重，倍于常人，一朝若无男子相陪，則夜不成寐。自太宗駕崩，朝朝登殿理事，日与群臣相聚，遂私于張天佐、張天佑、薛敖曹等一班奸黨。先不过日間暫為消遣，后来情浓意洽，竟連夜留在官中。常言道：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為。那朝内文武官員，那个不知，那个不曉？但此事关系甚大，无人敢言。武后存之于心，难免自愧。只是太子一十二岁，頗曉人事，倘被知道，日后長成，母子之間难以相見。遂同張天佐等將太子貶赴房州为廬陵王，不召不许入朝。又加封張天佐为左相，天佑为右相之職。朝中臣僚，惟有薛剛父子耿直，張天佐等常怀恐惧。适因薛剛惹出禍来，遂暗地用力，將薛家滿門处斬。只逃走了薛剛同弟薛强、子薛魁、侄薛勇，兄弟叔侄四人奔至山林。后来廬陵王召入房州，及回国之日，封薛剛大元帥，薛勇正先锋。此是后話，按下不表。

且說廬陵揚州，有一人姓駱，名龍，字是騰云，英雄盖世，武艺精強。由武進士出身，初任定興縣游擊之職，携妻帶子同往定興縣上任。老駱夫婦年将四旬，只生一位公子，那公子年方一十三岁，方面大耳，极其魁梧，又且秉性聰明，膂力过人，

老駱夫婦愛如珍寶，取名賓侯，字宏勛。还有一个老家人之子，姓余名謙，父母双亡，亦随老駱在任上，与公子同庚，也是一十三岁。老駱念他无父无母，素昔勤勞，只生了一个娃子，倒甚愛惜他。那余謙生来亦是方面大耳，虎背熊腰，极有勇力，性情好动不好靜，聞得談文論詩，他便愁眉蹙額，听说輪枪弄棒，他就側耳切听。虽是一十三岁，小小年纪，每与大人賭胜，往往倒輸与他，所以人呼他一个外号，叫做「多賂膊余謙」。老駱叫他同公子同学攻書，闲时叫二人习些枪棒。公子与余謙食則同桌，寢則同床，虽分系主仆，情同骨肉。老駱到任之后，少不得操演兵馬，防守城池。武職之中，除演兵之外，别无他事，倒也清闲。这老駱声名著于外，多人投在他门下习学枪棒。今有一人，系本县富戶，姓任名正千，字威远。其人黑面暴眼，相貌凶恶。十四岁上，父母双亡，上无兄弟，下无姐妹，幸得有个老家人主持家业，請师教小主人念書。这官人生来专好骑马射箭，抡劍弄刀，文章亦是不大留心，各处訪师投友，习学武艺。及至二十余岁间，稍長胡須，其色紅赤，竟是个黑面紅須，其相之恶，正过尉迟公几分，故此呼之「賽尉迟」。因他相貌怪异，人家女子都不许配他。他立志只在武艺上讲究，这件事倒也不在意下，所以，二十余岁尚是只身独自。日間与人讲拳论棒，甚是有兴，夜来孤身自眠，未免有些寂寞。

正是：饱暖思淫欲，饥寒生盗心。于是，往往同几个朋友，向那烟花巷内走动，非止一日。那日会见一个妓女贺氏，遂与他有缘。任正千乃定兴县一个富户，其心甚喜，加倍温存。任大爷实难割舍，遂不惜三百金之费，在老鸨手内赎出，接在家内为妻。那贺氏生性伶俐，到家无事不料理。他有个嫡亲哥子，贺氏在院内之时，他亦住在院中端茶送酒。及贺氏从良任门，在任正千面前每说起：他极有机变，干事能巧。任正千看夫妻之情，即道：『我家事务不少，既是令兄有才，请来我家管分闲事：一则令兄有以糊口，二则兄妹得以长聚，岂不两便！』贺氏闻言，感谢大爷之情。于是兄妹俱在任府安身。你说那贺氏之兄是何等人物？其人名世赖，字国益，生得五短身材，极有机变，正是：无笑不开口，非谗不尽言。见人不笑不说话，只好钱财，善于取财。若逢有钱之事，人不能取，他偏能生法取来，就受些须羞辱，只要有钱，他总不以为耻。他一人任大爷之门，小心谨慎，诸事和气，任府上下无有一人不喜他，任大爷也甚喜欢。过了年余，任大爷性格脾气，他却晓得了。逢任大爷不在家时，他瞒了妹子走出，与三朋四友赌起钱来。从来说，赌帐神仙输，那个赢的？把自己在任大爷家一年积下的十二金尽皆输尽。后来在妹子跟前只说买鞋子、袜子、做衣服无有钱钞，告借些须。贺氏看兄妹之情，不好相阻，逢借之

时，或一两，或八钱与他。那贺世赖小运不通，赌十场输八场，就是妹子此后一两、八钱也不济事，况又不好今日借了明日又借。外边欠帐要还，家内又不便先借，出于无奈，遂将任大爷客厅、书房中摆设的小景物件，每每藏在袖内拿出，变价还人。任正千乃是财主，些须之物，那里检点。不料贺世赖那一日输的大了，足要大钱三千文方可还帐，小件东西不能济事，且是常拿惯了，胆便比从前大些。在客厅、书房往来寻觅，忽然，条桌底下有一大火铜盆，约重三十余斤，被他看见，心中暗想：『此物还值得四五两银子，趁此无人，不免拿去权为卖了。』于是撩衣袖，将火盆提起往外便走。合当有事，将至二门，任大爷拜客回来撞见，问道：『舅爷！拿火盆做甚么？』贺世赖一见，脸有愧色，连忙回道：『我见此盆坏了一只脚，故此拿去命匠人修正，预为冬日应用。』任正千见贺世赖言语支吾，形色仓皇，所谓做贼心虚，即走过来将火盆上下一看，见四只脚皆全，并未坏一只，心中大起猜疑。即刻到客堂、书房查点别物，小件东西不见了许多。任大爷心急如火，那里容纳得住，将贺世赖叫过来痛责一番，骂道：『无品行，不长俊，我以亲情相待，各事相托，你反偷盗我家许多物件。若不看你妹子分上，该送官究治！你今作速离我之门，永不许再到我家。』说罢，怒狠狠往后去了。见了贺氏，将此事说了一遍。贺氏闻言，虽惜哥哥

出去无有投奔，但他自作孽，也不敢怨任大爷无情。说道：『他自不长俊，敢怨谁来！』口中虽是如此答话，心中倒有个兄妹难舍之情。由此，贺世赖出了任大爷之门。从来老羞便成怒，心中说道：『我与你有舅舅之分，就是所做不是，你也该原谅些须，与人留个体面；怎的今有许多家人在此，就如此羞辱于我！』暗恨道：『任正千，任正千呵！只要你轰轰烈烈一世，贺世赖永无发迹便了，倘有一日侥幸，遇人提拔一二，那时稍使计谋，不叫你倾家败业，誓不为人！』此乃是贺世赖心中之志，按下不言。

再表任大爷闻骆老爷之名，就拜在门下。骆老爷见他相貌怪异，声音宏亮，知他后来必有大用；又兼任大爷诚心习学，从不懈怠，骆老爷甚是欢喜，以为得意门生。这老爷所教门生甚多，只取中两个门生。向日到任之时，有山东恩县胡家凹姓胡名珽，字曰商，惯使一枝钢鞭，人都呼他『金鞭胡珽』，曾来广陵扬州，拜在门下习学武艺。一连三载，拳棒精通，拜辞回去。老爷甚是爱他，时常念及。今日又逢任大爷，师生相投，更加欢悦。只是任大爷朝朝在骆老爷府内习学，往往终日不回，食则与骆宏勋同桌，余谦在旁伺候，安寝与公子同榻。二人情投意合，虽系世兄世弟，而情不异同胞。老爷一任九年，年交五十，忽染大病，卧床不起。公子同余谦衣不解带，进

事汤药。任大爷见先生卧病在床，亦不回宅，同骆公子调治汤药，曲尽弟子之心。谁知老爷一病不起，服药无效，祈神不灵。正是：阎王注定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老爷病了半月有余，那夜三更时分，风火一动，呜呼哀哉！夫人、公子哀痛不已，不必深言，少不得置办衣衾棺槨，将老爷收殓起来，停柩于中堂，任大爷也伤感一番，遂备祭礼拜祭老爷，就在府中帮助公子料理事务。三日之后，合城文武官员都来吊孝。逢七，请僧道诵经打醮，自不必言。正是：光阴似箭催人老，日月如梭追少年。倏忽之间，看看七终。闻得京中补授游击新老爷已经辞朝，即日到任。夫人与公子计议：『新官到任，我们少不得要让衙门。据我之意，不若择日起柩回南，省得又迁公馆，多了一番经营。』公子道：『母亲之意甚是。但新官到任时催迫我们回南，其奈路途遥远，非可朝发而夕至；就是起柩，未免仓猝慌速。依孩儿想来，还是暂借民宅居住，将诸事完备齐全，再择日期起柩，方无拮据失措之事。请母亲上裁。』母子计议之时，任大爷亦在旁，乃接口道：『世弟之言极是，师母大人不必着急，门生舍下空房甚多，即请师母、世弟，将师尊灵柩迁至舍下外宅停放，慢慢回南，未为迟也。不知师母、世弟意下如何？』夫人、公子称谢，说道：『多承厚意，甚得其便。但恐造府，未免动烦贤契，于心不安，如何是好？』任大爷道：『说

那里话来，蒙师受业，未报万一；师尊乘鹤仙游，门生之心抱歉之至。今师母驾迁舍下，师尊柩前早晚得奉香火；师母之前，微尽孝意，此门生之素志也，不必狐疑。」夫人、公子谢过。任大爷遂告辞还家，令人将自己住的房后收拾洁净，另外开一大门，好抬老爷的灵柩。任大爷同贺氏大娘住中院。不讲任大爷家内收拾。

且说骆公子家中细软物件，并桌椅条几，亦有人往任大爷家搬运。不止一日，东西尽已运完，择日将老爷灵柩并合家人口俱迁移过来。老爷灵柩进宅之后，仍将新开之门磊塞，骆公子出入与任老爷竟是一个大门。贺氏大娘参拜骆太太，宏勋拜见世嫂，任大爷又办祭礼祭奠老师，再备筵席款待太太、公子。以后日食，任大爷不要骆太太另炊，一日三餐，俱同贺氏大娘陪着。且喜骆太太并无多人，止有太太、公子并余谦主仆三人。公子与任大爷投机相好，食则同食，行则同行，至晚安寝亦是同榻，朝夕不离，真如同胞兄弟一般，从无彼此之分。贺氏大娘与骆太太也相宜，三餐茶饭全不懈怠。太太、公子每欲告辞回南，任大爷谆谆款留，骆公子亦不忍忽然便去，所以在任大爷家一住二年。

那年春季三月，桃花开放之期，定兴县西门城外十里之遥，有一所地名曰：「桃花坞」，其地多种桃花。每年二三月

间，桃花茂盛，士人君子，老少妇女，提瓶抬合，携酒往看，多来此游玩。任大爷分付家人置备酒肴，遂请公子游玩；又分付贺氏大娘，亦请太太同行。于是两轿两马带着余谦，向桃花坞而来。骆宏勋马到其间，抬头一看，真乃好个所在，话不虚传。怎见得好景致，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王公子桃花坞游春

众人观望了一番，还在大路旁边拣了一个洁净亭子，将担子挑进。且喜内中桌椅现成，骆太太与贺氏大娘一席，任大爷与骆大爷一席，家人在旁斟酒。看官，你说这亭子内桌椅是那来的？只因桃花坞乃定兴县之胜地，凡到春来，不断游人。也有邻近的，搬运桌椅容易；若远处来的，只能提壶携合，不能携带桌椅了。就有这好利之人，买些木料做些桌椅，逢桃花将放之时，土人游动之际，预先典些闹地，把桌椅摆设其间，凭那远方游人把钱。所以任大爷一到亭子内，桌椅如此现成。因骆太太、贺氏大娘在内，任大爷就把一两银子给他，包了这

个亭子，别的坐头许他再租赁与别人。这也不谈。

再言任大爷与公子谈笑对酌，饮过数巡，看举数箸，正在畅饮之际，忽听得大路之上锣声响亮，任大爷和骆公子站起身来，往那路上看望：只见一簇人围住十数个汉子，俱是山东打扮，还有那妇女一老一少，老的约有六十内外，年纪小的不过十六七岁的光景，俱是老蓝布褂子。惟有那少年女子，穿了条绿绸裤子，鱼白色绦袜套，大红缎子鞋，却全不穿裙子。内中一个老儿，手提大锣一面，击得数声响亮。骆宏勋看了一会，全然不晓得这是班什么人，问道：「世兄，此班是什么名堂？」任大爷道：「世弟，此乃山东所做，名叫『把戏』。南边亦曾见过否？」骆宏勋答应道：「弟倒未曾见过。」任大爷分付余谦：「将那班人唤来，问他所会何样把戏？」余谦闻命，下了亭子来，高声大叫：「那鸣锣的老人家，这里来，我家大爷叫你哩！」那老夫妻闻言，急忙走过前来，满脸堆笑，说道：「大叔叫俺，想必耍玩把戏了？」余谦道：「正是。我且问你：把戏共有多少套数？每套要银多少？」那老儿答道：「大叔，我们马上九般，马下九般，外有软索、卖赛，共有二十套，每套纹银二两；若要做完，共银四十两整。若单只卖赛软索，一套要算两套；两套就算四套，要银八两。不知大叔要玩那几套？」余谦道：「你且在此少停，待我禀上大爷，再来对你说。」余谦说

罢，上了亭子，对任大爷说道：「小的方才问他，他有马上九般，马下九般，走马卖赛，并踩软索，共二十套，每套要银二两整，全套做完共银四十两。若单只卖赛软索，一套要算两套，两套就算四套，要银八两。」任大爷开言向骆公子道：「马上马下十八般武艺，都是你我晓得的，可以不必，只叫他卖赛踩软索，就给他八两银子罢了。」骆宏勋说道：「此东小弟来出，请世兄观看。」任正干笑道：「一客不烦二主，怎好叫世弟破钞？正是愚兄备东。」分付余谦领命下去：单只软索卖赛。余谦领命，来到老儿面前说道：「我爷分付：马上马下十八般武艺俱都会的，单叫卖赛并踩软索。」花老道：「先已禀过大叔的，这两套要算四套哩！」余谦说：「那个自然。你只放心玩，银子分文不少。」老儿答应：「领命。」回首向着自家一众人，说道：「这位单要玩软索、卖赛，给我们八两银子。」家人答应：「知道了。」只见一人牵过一匹马来，乃是一匹川马，遍身雪白，惟脊上一片黑毛，此马名为「乌云盖雪」，俱是新鞍新辔，判官头上有个铜圈儿，乃是制就卖赛之物。那老儿将铜锣放下，拿起个丈把长杆，朝那两边摇着，口中说道：「列位老爷、大爷、哥哥、弟弟！请让一让，我们撒马哩！晚生先来告声：倘有不小心者，恐被马冲倒，莫怪我事前不言明。」来往走了几次，看的人竟自走开，正中让出一条马路。那老儿将长杆丢下，又拿起铜

锣当当敲着。又叫道：「俺的儿，该上马了。」只见那个幼年女子站起身来，将上边老蓝布褂子脱去，里边现出杏黄短绦袄，青缎子背心，腰间一条大红绉纱汗巾，衬着绿绸裤子，五色绦子袜套，花红鞋子，那一只金莲刚刚三寸。头上挽了一个髻儿，也不戴花，耳边戴一双金坠子。不长不短，六尺多的身材，做一个辫腰儿朝上迎着，加上这配就的一身服色，就是一个花蝴蝶，无人不爱。有诗为证：

蝉鬓云堆眉黛山，天生艳质降人间。

生成倾国倾城貌，长就沉鱼落雁颜。

疑似芙蓉初映水，宛如菡萏舞临泉。

雅淡不须脂粉施，轻盈堪比霓裳仙。

飘飘恍如三鸟降，袅袅仿佛五云旋。

那女子闻父命，不慌不忙来至马前，用手按住鞍子，不抓鬃脚，不踏蹬，将手一拍，双足纵跳上鞍桥，左手扯住缰辮，二膝一催，那马一撒，右手将鞭子在马上连击几下，那马飞也似去了。正跑之间，那女子将身一纵，跪在鞍桥之上，玩了个童子拜观音的故事，满场之人无不喝彩。话不可多叙。一连三马，又做了一个镫里藏身，一个太公钓鱼，桩桩出众，件件超群。三赛已过，女子下得马来，在包袱上坐了歇息。早有人将软索架起，那女子歇息片时，站起身来，将腰中汗巾系了一索，

又上得软索，前走后退，小小金莲在那绳上行走，如同平地一般，任大爷同骆大爷看得爽快，骆宏勋不觉大声喝彩道：「这软索也值八两银子！」任大爷应道：「真乃不差！」那女子正在软索上玩那些套数，忽闻有人喝彩，声若巨雷，抬头一望，就是叫他玩把戏的亭子内的二位英雄：一个黑面红须，一个方面大耳。那方面大耳，年纪不过二十上下，生得白面广额，虎背熊腰，丈二身材，堂堂威风，见之令人羡慕。一边男夸女技艺出众，一边女爱男品貌惊人。这且按下不提。

且说对过亭子上，也有二人坐着饮酒。你说那两个人是谁？一个是吏部尚书的公子，礼部侍郎侄儿，姓王名伦，字金玉，生得面貌俊雅，体态斯文。就是一件：色欲之心过于常人。凡遇见有颜色的妇女，连性命也不顾，定然弄到手才罢。他乃定兴县有名的首家，广有银钱，父亲王怀仁，现任吏部尚书，叔父王怀义，现任礼部侍郎，轰轰烈烈，声势惊人。家内长养教习三五十人，合城之人，尚有些得罪与他，先着家人带领教习至他家，不论男女痛打一番，不拘细软物件，捶个尽烂，然后拿个名帖送定兴县，要打三十，县尹不敢打二十九，足足就要打三十，还要押到他府上验疼。因此，满城之人那个不惧怕他，那个不奉承他。旁边坐的那位不是别人，乃是贺氏大娘之兄贺世赖。自被任大爷赶出之后，腰内分文全无，流落不

堪。过了半年，身上衣不遮体，食不充口。幸亏平素常去城隍庙进香，道士见他落难至此，知他肚内颇颇明白，遂留他在庙内抄写手帖，只有饭吃，却无工食钱。又过了半年，该他的运气来了。王伦来至城隍庙内进香，见有签筒在香桌上，顺便求得一签，贺世赖在旁，连忙与他抄写签诗。王伦细看签诗，一毫不解，就叫贺世赖代解。贺世赖知他是吏部公子，尽其平生谄媚之学，奉承一番。王伦心中甚悦，遂请他至家中，做个帮闲，一住二年，宾主甚是相宜。是日，也同王伦来此桃花坞游玩。王伦看见那女子跑马卖赛并踩软索，令人心爱，乃向贺世赖说道：「这女子年纪不过十五六岁，身材面貌倒也相趁，但不知可是那一道儿否？」贺世赖笑道：「大爷真可谓宜家公子，连这班人的出身都不晓得的。凡卖赛的，以及那踩软索的，卖翠花的，游历各府州县，不过以此为名，全以夜间那话儿赚钱，那有不是此道者。也不知他住在城里城外？」王伦道：「明日会他一会才好。」贺世赖道：「门下昨晚听说到了一班玩把戏的，内有一个俊俏少年女子，住在西门城外马家饭店里，大约就是他这班人。今兄若要高兴，待门下明日到他店内唤来，如鹰食燕雀一般，何难之有！」那王伦大喜。又叫道：「老贺，这桃花坞内，来来往往妇女也不少，总的皆无有甚么十分人眼之人，我只看中了两个。」贺氏赖道：「大爷看中了哪两

个？」王伦道：「方才说的软索上女子一个。」贺世赖说：「那一个是谁？」王伦用手一指，「你看对过亭子内坐的那一位少年堂客：瓜子面皮，瘦弱身躯，还有几分人材。你还未曾看见么？」贺世赖举目一看，不觉满面通红，笑道：「大爷莫来取笑，那不是别人，乃是舍妹。」王伦喜道：「我与你相交多日，未曾说到令妹，今日才说你有个令妹。但不知所嫁何人？」贺世赖用手一指，说道：「那桌上坐的黑面红须，此乃是妹丈也。」王伦一看，双眉紧皱，骂道：「老贺！你这个人丧尽天良，怎将一个如花似玉的妹子，嫁了个丑鬼怪形之人，岂不屈了令妹了！我与你相好不浅，怎不把我做个侧室，胜嫁他十倍。」贺世赖道：「大爷错怪门下，门下与他相交在前，与大爷相交在后。」王伦带笑叫道：「老贺，你极有才干，怎能使令妹与我一会，我重重谢你！」贺世赖忙止道：「大爷说话声音略低着些，不要被他听见了。你道舍妹丈是谁？他乃是定兴县有名之人，叫做「赛尉迟」任正千。他性如烈火，英雄盖世，倘若闻得，为祸不小！」从来说：色胆如天大，淫心海洋深。王伦道：「我今日一见令妹，神魂飘荡，就是五方神道，十殿阎罗，我也不怕。我今日且与令妹亲个千里嘴。」贺世赖拦阻不住，王伦将手托自己嘴，对着贺氏嬉戏玩耍不提。

且言那边亭子内，贺氏大娘眼极清明，早已望见他哥子同

那一个少年郎君在对过亭子内饮酒。郎君年纪不过二十来岁，甚是俊雅。他原是出身不正，见了王伦，就有三分爱慕之意，口中虽与骆太太讲话，二目不住的直往那对过亭子内观看。见了王伦照着他亲嘴，心中愈觉爱慕。合当凑巧，王伦、贺氏正在传情之间，正千、宏勋正在畅饮之际，骆公子在桌上用手一拍，大叫一声：「气杀我也！」险些把一桌子器皿尽皆打碎。任大爷连忙站起身来，急急问道：「因何事来？」只因一拍：倾家情由从此起，杀身仇恨自此生。毕竟不知骆公子说些甚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骆宏勋命余谦硬夺把戏

却说骆宏勋大叫为何？因这日亭子内席面上任大爷的主席，骆宏勋是客席，背里面外，对着王伦的亭子，饮酒之间，抬头看见王伦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向贺氏嬉戏，心头大怒，按捺不住，遂失声大叫。及任大爷追问，又不好直言，说道：「此话不好在此谈得，等回家再言。」分付余谦下去，对那踩软索之人

说：「不必玩了，明日叫他早间往四牌楼任大爷府上取银子，分文不少。」余谦领命，下得亭台，向老儿说道：「今已见武艺之精，何必谆谆劳神，不用玩罢！我们今日未带许多银子，叫你老人家明日早间，往四牌楼任大爷府上去拿银子。」那老儿答道：「大叔方才说了四牌楼任大爷，莫非就是「赛尉迟」正千任大爷么？」余谦答道：「正是。」那老儿说道：「久仰大名，尚未拜谒，明日早去，甚为两便。」遂将那女子唤了来，将那架子收了，同至包裹前歇息。那女子向母亲耳边低声说道：「孩儿方才在软索上见了一人，就是叫我卖赛的亭子内之人，生得方面大耳，虎背熊腰，丈二身躯，凛凛杀气。据女儿看来，倒是一位英雄。」老妇闻女儿之言，观女儿之色，知他中意了。向那老儿耳边，将女儿之言述说一遍。那老儿满心欢喜，自忖道：「闻得任大爷乃是个黑面红髯，此位白面却是何人？」即至亭子旁边，问那本地人，方知是游击将军骆老爷的公子，名宏勋，字宾侯，年方二十一岁，与任大爷是世弟兄，就在任大爷家借住，本籍广陵扬州人也。访得明白，即走回来，对妈妈说知：「我明日去拜谒任大爷，就烦他作伐，岂不是好。」

看官，你道这老儿是甚么人物？他是山东恩县苦水铺人氏，乃山东陆地有名响马。山东六府并河南八府，以及直隶八府道上，凡有行道之人，车马行李之上，插个「花」字旗号，即露

宿霜眠，也无人敢动他一草一木。这老儿姓花，名萼，字振芳；这位奶奶亦是山东道上有名的母大虫，父亲姓巴，共生他姐弟十个，这位奶奶乃头生，底下还有九个兄弟，乃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巴仁、巴义、巴礼、巴智、巴信，也俱有万夫不当之勇。这奶奶因幼年曾在道上放响，遇见花振芳保镖，二人杀了一日一夜，未分胜负。你爱我，我爱你，因此配为夫妇。一年所产甚多，俱不存世。老夫妇年纪将六十，只有这个女儿，小名碧莲，年方一十六，自幼从师读书，文字惊人；又从父、母、舅习学一身武艺，枪刀剑戟无所不通，老夫妇爱如珍宝，不肯轻易许人。又且这碧莲立志不嫁庸俗，必要个英雄豪杰才遂其愿，所以今日这老夫妇同着巴龙、巴虎、巴豹、巴彪兄弟四人，带着女儿，以把戏为名，周游各府州县，实为择婿。出来有几年的光景，并无一个中女儿之意。今来定兴县，问得桃花坞乃士人君子、英雄豪杰聚集之所，特同众人来访察一番，不期女儿看中了骆宏勋，所以老夫妻欢喜不尽。这且不提。

再表贺世赖同王伦在亭内饮酒看把戏，那王伦在那里亲千里嘴，忽听得对过亭子内大叫一声，犹如半空中丢了一个霹雳，即时，踹软索的也不玩了。贺世赖在旁说道：「门下对大爷说：不要取笑。大爷不听，弄得他知觉，如今连软索也都不玩了，好不败兴也。门下方才听见喊叫之声，不是任正千，乃

是骆游击之子骆宏勋也。门下谅任正千必要问他情由，有舍妹在旁，姓骆的必不好骤然说出。幸亏任正千不知，若正千看破，此刻我们这桌子早已被他掀倒了，打一个不亦乐乎！」王伦被这一句话说得老羞变成怒，说道：「他玩得起，难道我就玩不起？他不玩，我偏要玩，看他把我怎样！」分付家人王能、王德、王禄、王福：「多去几个，将那玩把戏的人都与我唤来，凭他要多少套数，与我尽数全玩；凭他多少银子，分文不少。」王能等闻命，即至花老面前，道：「老儿，这里来，吏部尚书王公子叫你。叫你们凭有多少套数尽数全玩。不拘多少银子，叫你们府内去拿，分文不少。教你要比先前更加几分工夫，方显我们大爷体面。稍有懈怠，半文俱无。」那花振芳闻这许多分付，做这许多的声势，就有三分不大喜欢。今日若不去随他玩，又要和他淘气，耽误了明早去拜正千，只得忍气吞声，答道：「晓得。」遂同巴氏弟兄跟随王府家人前来。

再言骆宏勋因心内有此一气，闷闷不悦，酒也不吃了。抬头一看，那玩把戏的老儿去而复返，却是为何？余谦抬头一望，见前面四人尽是王府家人。余谦平素认得，遂说道：「前边四人，小的认得是王伦家人。想是对过亭子上王伦也玩把戏哩。」骆宏勋闻得对过也要玩把戏，不由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说道：「他们共是二十套，我们只玩过两套，还有十八套

未玩。余谦下去对那老儿说：「还早，这边未曾玩完。」倘王家

不肯，与我打这个狗才，再同王伦讲话。」余谦闻命，笑嘻嘻的去了。看官，你说余谦因何笑嘻嘻的？因他乃有名的「多胳膊

余谦」，听说打拳，心花俱开，闻得主人分付他打这狗才，不由

的喜形见于面，急忙迎上前来拦住，说道：「那老人家，我家老

爷还要玩哩！」花老道：「方才这四位大叔相唤，等俺玩过那

边的，再往这边来玩吧。」王能等四人上前接应，道：「余大叔，

久违了！」余谦怒狠狠的回道：「不敢！」王能又道：「余大

叔，那边玩过了，已经不玩了，我家爷才命我等唤他。候弟等

到亭子内禀过大爷，少玩两套，即送过来，何如？」余谦说道：

「多话，他共有二十套，我们只玩了两套，余着十八般尚未玩。

待我们玩过这十八般，再让你们玩不迟。」叫道：「老儿，随我

来！」王能等四人素知余谦的利害，那个再敢多言。花老儿同

巴龙弟兄，只得随余谦来了，又仍至先前踩软索的所在。花振

芳同巴龙二人跳下场子，各持长枪，上下四左五右六，插花盖

顶，枯树盘根，怎见好枪法？有《临江仙》为证：

神枪手真可堪夸，枪摆车轮大花。落在英雄手逞威，军中

遇能将，阵中伤敌家。

前冲足远护两丈，后坐能冲丈八。七十二路花枪妙，

若人间武明，甫胜天上李哪吒。

恐此道不尽枪法之妙，又有一诗为证：

奇枪出众世间稀，护前遮后无空遗。

只怕敌人惊破胆，那堪神鬼亦凄凄。

二人扎了一回长枪，满场喝彩。

且言王家人四个，听余谦将那老儿生生夺去，不好回禀

主人，恐主人责罚无用。回至亭外，心生一计，将脚步停住，使

个眼色与贺世赖，贺世赖看见，望王伦说声：「得罪，门下告

便。」便至王能等前，问：「列位回来了，叫的那老儿何在？」王

能皱眉道：「我弟兄四人领了大爷之命，已将那花老唤至半

路，不料对过亭子内，骆游击家人余谦怒气冲冲，生生夺去。

贺相公是知余谦那个匹夫平日的凶恶，我弟兄四人怎能与他

对手？欲将此话禀上大爷，恐大爷动怒，责备我们四个人倒怕

他一个。故此请贺相公出来，你老人家极有机变，指教一二。」

贺世赖沉吟一会，道：「你们且在下边，莫进亭子内来。那老

儿在那里玩枪，大爷也不知是他玩不是他玩？不问便罢，如问

时，我慢慢的代你各位分说便了。若以实情告诉，倘若大爷任

性，叫你与他斗气，你们是知任正千同余谦之名的，还打的酈

鲍史唐，好景不得好玩，好酒不得好吃，是不是？」王能四人

齐应道：「全仗贺相公维持。」贺世赖走上亭子，说声：「有

罪！」就坐下了。王伦道：「你看那老儿，年近六旬，比得好枪

法，全身俱是气力。『贺世赖答道：『真乃好枪法！』

再讲花振芳同巴龙，把七十二路花枪扎完。巴虎又跳上场，手提铁鞭一枝，前纵后坐，左拦右遮，只听得风声响亮，真乃好鞭法。怎见得？有五言诗一首为证：

炉中曾百炼，破节十八根。英雄持在手，临阵挡狂人。

倘若着一下，折骨又断筋。四围风不透，上盖雨不淋。

一路分二路，四路八边分。变化七十二，鞭有数千根。

好似一铁山，那里还见人？惊碎敌人胆，爱杀识者心。

若问使鞭者，山东有名入。生长豪门第，久居苦水村。

姓巴讳虎字，排行二爷身。

巴虎使了一回鞭，人人道好，个个称奇。

且说任正千同骆宏勋看得亲切，心中大悦，说道：『我只当是江湖上花枪花棒，细观起来，竟是真本事，只在我我肩左，不在肩右。』分付余谦：速速下去，将老儿同那几位英雄俱请上亭子来，说：『观此两件武艺，已经领教，余者自然也是好的，不敢有劳了，请上亭一谈。说我二人在此立候。』余谦下去，遂将花老儿同巴氏弟兄俱请上亭子。任大爷同骆大爷相迎，见礼已毕，分宾主而坐。花振芳开言道：『那位是任大爷？那位是骆大爷？』任正千道：『在下任正千。』又指骆宏勋道：『这位是骆大爷，名宏勋。』花老道：『昨晚方到贵处，尚未

拜谒，容罪容罪！』任正千道：『岂敢。方才观见枪、鞭二件，玩得惊人，已知英雄豪杰，非是江湖之花枪可比也。若不嫌菲酌，特请一叙。敢问英雄贵府何处？高姓大名？』花老儿答道：『在下姓花名萼，字振芳，乃山东恩县人氏。这四位乃内弟巴龙、巴虎、巴豹、巴彪。』任正千道：『莫不是苦水铺花老先生么？』花振芳道：『岂敢，在下就是。』任正千道：『久仰！久仰！』又问道：『适才跑马女子却是何人？』花振芳道：『那年少的是小女，年老的乃贱内也。』任正千道：『幸而问及，不然多有得罪。既是奶奶、姑娘，何不请来与骆太太、贱内坐一坐！』花振芳同巴氏弟兄站起身来道：『不知是骆老太太、任大娘在此，未曾拜见，有罪！有罪！』重新又见过礼。花振芳走下亭子，将花奶奶及碧莲姑娘叫上亭子，众人见礼已毕。花奶奶与碧莲同骆太太、任大娘一席，花振芳与巴氏弟兄、任正千、骆宏勋一席，谈笑自如，开怀畅饮。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花振芳求任爷巧作冰人

且说王伦同贺世赖又看巴虎玩了一回鞭，王伦方才欢喜，道：「此两套比那卖赛并软索更觉壮观，凭他多少银子，明日分文不少了他的。老贺你说是不是？」贺世赖带笑而应。正看热闹之间，忽然把戏场子散了，见那老儿同那一众男女，俱上对过亭子内去坐下。王伦叫道：「王能那里？王能那里？」连叫几声，无人答应。贺世赖知他是要问此情由，谅来隐瞒不住，乃问道：「大爷叫王能何干？」王伦说道：「那玩把戏的，只会这两套不成？我叫他尽数全玩，怎么就散了场子？你看那些玩把戏的男女，又都上对过亭子内去了，坐着相谈，令我心中大不明白。我叫王能来问：还是未分付他尽数全玩？还是只会这两套武艺？如果只会这两套就罢了，倘然还有，这般不肯全玩，又屈奉他人，我如今是不但不把银子与他，还要送官究治！」贺世赖只是忍不住笑道：「大爷不把银子与他，他原不敢来要大爷的银子。」王伦道：「难道他竟不敢向我

要银子么？」贺世赖道：「非是不敢要也。大爷，你道方才刺枪、舞鞭是谁家玩的？」王伦道：「是我叫王能他们四个人叫他们来玩的。」贺世赖道：「此刻好叫大爷得知。」遂将王能叫他们之事一一说明白。『是门下之意，叫他瞒过大爷，讲：他玩，我们也看得见，我们且乐得省几两银子，何必与他们争夺，惹得生闲气！』从头至尾说出情由，诉了一遍，把个王伦气得目瞪口呆，半日说不出话来，骂道：「大胆匹夫！气杀我也！况你不是别个，乃游击之子，就敢如此大胆欺我，即今现任提督军门，在我面前也不敢放肆。」分付抬合的、挑担子的，并马夫、轿夫以及跟随的家人：「一齐过去，将那对过亭子内，不论男女与我痛打一顿，方出我胸中之气。」贺世赖连忙拦住，道：「大爷，你请息息雷霆大怒，听门下讲来，你大爷得知那任正千、骆宏勋二人利害，莫说今日跟随来的这几个人，就是连家中那些教习尽数叫来，也未必是他家人余谦的对手。」王伦道：「这般说来，难道今日我就白白受他欺压罢了？」贺世赖道：「大爷，你今听见说道：江山尚有相逢日，为人岂无对头时。日月甚长着哩！气力不能胜他，则以智谋可也。岂有白受他一番欺压的道理！」王伦道：「此乃后事，为今之计当何如也？」贺世赖道：「为今之计，据门下想来，只有两个字甚好。」王伦道：「请问两个甚么字？」贺世赖道：「无有别法，只